

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

吴趼人

小说四种  
(下)



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

# 吴趼人小说四种

下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**吴研人小说四种**

(下)

吴研人 著

\*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

\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9.875 插页4 222,000字

1986年7月第1次出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437·27 定价：2.00元

# 目 录

## 九 命 奇 冤

|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第 一 回   | 乱哄哄强盗作先声<br>慢悠悠闲文标引首         | 3  |
| 第 二 回   | 广源店股东拆股<br>马鞍街星士谈星           | 6  |
| 第 三 回   | 接京函陈大人卖关节<br>除孝服凌贵兴考乡科       | 11 |
| 第 四 回   | 盼乡榜焦心似沸<br>讲风水信口开河           | 16 |
| 第 五 回   | 论柴米家庭现丑态<br>恣鼓簧中表动争端         | 21 |
| 第 六 回   | 鼠牙雀角宗孔穿墉<br>虎噬狼吞爵兴设计         | 27 |
| 第 七 回   | 假三千债抢三百银强徒得意<br>打五巴掌换五担米乡老便宜 | 32 |
| 第 八 回   | 明恩怨夫妻大闹<br>尽慈孝母子伤心           | 37 |
| 第 九 回   | 赠衣银贤母怜贫<br>缢罗巾淑媛谢世           | 43 |
| 第 十 回   | 遇重丧恶棍大遭殃<br>代和事奸徒快中饱         | 48 |
| 第 十 一 回 | 裕耕堂一场恶闹<br>区爵兴两次私肥           | 54 |
| 第 十 二 回 | 黄千总有意纵强徒<br>凌贵兴亲身行抢劫         | 59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三回  | 爵兴宗孔双荐凶徒<br>叶盛简当一场败北     | 64  |
| 第十四回  | 三德店大有定奇谋<br>裕耕堂爵兴诈酬谢     | 69  |
| 第十五回  | 堂前设恶誓大有劫盟<br>窗外听私言张凤报信   | 74  |
| 第十六回  | 区爵兴当筵严行军令<br>凌祈伯临阵却用火攻   | 80  |
| 第十七回  | 闻凶耗梁天来气死<br>破石室黄知县验尸     | 86  |
| 第十八回  | 张阿凤挺身作证<br>施智伯仗义替词       | 91  |
| 第十九回  | 愤奇冤天来初告状<br>行重贿勒先访官亲     | 97  |
| 第二十回  | 简勒先智使舅老爷<br>殷孺人大闹黄知县     | 102 |
| 第二十一回 | 千金且向闺中送<br>八命初沉海底冤       | 108 |
| 第二十二回 | 轻财色张阿凤拒贿<br>买珠钿鲍师爷受贿     | 113 |
| 第二十三回 | 刘太守误听一席话<br>焦按察故沉九命冤     | 118 |
| 第二十四回 | 施智伯发议天和店<br>凌贵兴夜宿巡抚衙     | 123 |
| 第二十五回 | 折毛锥智伯辞阳世<br>听童谣制台察冤情     | 129 |
| 第二十六回 | 杨巡捕勇擒大有<br>孔制台夜审喜来       | 135 |
| 第二十七回 | 一道旨调去两广督<br>十万金再沉九命冤     | 140 |
| 第二十八回 | 大张华筵偏是幸灾乐祸<br>传来警信顿教胆战心惊 | 145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二十九回 | 妙算无遗爵兴再点将<br>属垣有耳阿七听私言 | 150 |
| 第三十回  | 拐巨款喜来遁迹<br>进京都爵兴登程     | 155 |
| 第三十一回 | 眷怀故旧蔡显洪赠金<br>怜悯奇冤苏沛之仗义 | 160 |
| 第三十二回 | 梁天来度岭走长途<br>林大有书房献密计   | 165 |
| 第三十三回 | 探案情沛之入虎穴<br>拟行贿李丰走江西   | 170 |
| 第三十四回 | 林大有平空被捕<br>凌贵兴黑夜遭擒     | 175 |
| 第三十五回 | 下监牢强徒纳闷<br>自出首李丰献谋     | 181 |
| 第三十六回 | 留后嗣原告代求恩<br>定罪名钦差结冤案   | 187 |

## 劫 余 灰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回 | 谱新词开卷说痴情<br>借导言老人商了愿   | 195 |
| 第二回 | 订新亲文章欣有价<br>惊噩耗快婿忽无踪   | 201 |
| 第三回 | 南海县演出无头案<br>朱婉贞初遇丧心人   | 208 |
| 第四回 | 心旷神怡贪观花埭景<br>手忙脚乱遍觅掌中珠 | 215 |
| 第五回 | 祸起萧墙恶人施毒手<br>羁身暗室淑女悄投环 | 222 |
| 第六回 | 返芳魂再遭磨折<br>筹妙策强作周旋     | 230 |

|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 七 回   | 机警芳心百般运计<br>淋漓箴血一纸呈词   | 237 |
| 第 八 回   | 李明府推敲知底蕴<br>朱婉贞仓卒又沉沦   | 244 |
| 第 九 回   | 遇救援一命重生<br>完节操三番就死     | 252 |
| 第 十 回   | 情扰成魔魂游幻境<br>死而复活夜走尼庵   | 260 |
| 第 十 一 回 | 老尼姑絮说淫欲情<br>朱婉贞历遍灾晦病   | 267 |
| 第 十 二 回 | 三折肱名医愈烈女<br>一帆风侠士送娇娃   | 274 |
| 第 十 三 回 | 朱婉贞归家诉别绪<br>陈六皆劝酒试奸徒   | 281 |
| 第 十 四 回 | 信胡言访求到西粤<br>寻劣弟踪迹走湖南   | 289 |
| 第 十 五 回 | 奸诈人到底藏奸<br>节烈女奔丧守节     | 296 |
| 第 十 六 回 | 苦志廿年旁枝承嗣续<br>归人万里意外庆团圆 | 303 |

# 九 命 奇 冤





## 第一回 乱哄哄强盗作先声 慢悠悠闲文标引首

“唉！伙计！到了地头了。你看大门紧闭，用甚么法子攻打？”“呸！蠢材，这区区两扇木门，还攻打不开么？来，来，来！拿我的铁锤来。”“呼匐，呼匐，好响呀！”“好了，好了！头门开了。呀！这二门是个铁门，怎么处呢？”轰！“好了，好了！这响炮是林大哥到了。林大哥，这里两扇铁牢门，攻打不开呢。”“唔？俺老林横行江湖十多年，不信有攻不开的铁门，待俺看来。呸！这个算甚么，快拿牛油柴草来，兄弟们一齐放火，铁门烧热了，就软了。”“放火呀！”劈劈啪啪，一阵火星乱迸。“柴火烧它不红，快些拿木炭来。”“好了，有点红了，兄弟们快攻打呀！”“豁刺刺！豁刺刺！门楼倒下来了，抢进去呀！”“咦！怪道人说梁家石室，原来门也是石的。”“林大哥！铁门是用火攻开了，这石门只恐怕火力难施，又有甚么妙法？”“呸！众兄弟们有的是刀、锤、斧、凿，还不并力向前！少停凌大爷来了，倘使还没有攻开，拿甚么领赏！”“是呀，我们并力攻打上去，不怕它铜墙铁壁！”“好忙呀，刀儿、锤儿、斧子、凿子一齐乱下。”“好了，我这里打下指头大的一点来了。”“我这里芝麻大一点也没有动呢。”“喂！攻了大半个时辰了！我老林打家劫舍也不知经过几百回，却没有经过这样为难的事。兄弟们不要白费力气了，没个法儿，用软梯上去吧！”“不中用，这一个石室，没有天井，就有两个窗户，也不过一尺来高，四、五寸宽，哪里进

得去!”“那么我们掘地道来!”“也没用，这个牢房，是我老子在世的时候承造的，他常常说起，说这牢房底下四围打了一丈二尺深的沙椿呢。”“这可难了!”轰!轰!轰!“这是三响号炮，凌大爷到了。”“凌大爷!这石室攻打不开，还求示下!”“吓!你们在我跟前夸了嘴，此刻闹到骑虎难下，难道就罢了么?”“大爷不要动怒，我老林还有一条妙计。”“快点说来!”“好在大爷不是要取他钱财……”“我大爷有的是铜山金穴，要他钱财做甚么?这个不消说得!”“只要结果他一家性命，我老林还有一条妙计，不须打破他这牢房，便可以杀他个寸草不留。”“也罢，我本来只要杀他弟兄两个，争奈他全不知机，只得一不做二不休的了。老林!你就施展你那妙计吧!”“兄弟们搬过柴草来!浇上桐油，就在这门前烧起来，拿风箱过来，在门缝里喷烟进去。阿七!你飞檐走壁的工夫，还使得么?”“老实说，我虽然吃了两口鸦片烟，这个本领是从小学就的，哪里就肯忘记了!”“既这么着，你上去把四面的小窗户都用柴草塞住了，点上一把火。”“可以，我就干这个。”“凌大爷!这里有马鞭，你且坐在上风一边，看俺老林成功也。兄弟们快来动手!”好热闹呀，怎见得：

毒雾迷天，浓烟匝地，风过处红光焰焰，火低时黑气腾腾。添柴草的奋不顾身，遑问焦头可虑；拉风箱的乱抒双臂，不辞烂额之劳。四壁厢犬吠鸡飞，一霎时神号鬼哭。尽任他锣声震地，官军赴援无人。只听得炮响连天，贼徒声势愈大。桐油烟，臭恶难闻，向石门缝中钻去；催命符，容情不得，从阎罗殿上颁来。叫尔室中众人化作冥司群鬼。纵不似北京的挂炉烧鸭，也要做江南的异味熏鱼。“这会烧够了两个多时辰了，大约此刻已有四更多天，这牢房里的人，是活不成的了。凌大爷!我们散罢。”“好呀!这正是‘鞭敲金

铎响，人唱凯歌旋’，走呀，打轿子过来！”哄哄哄一阵散了。这一散不打紧，只是闹出一段九命奇冤的大案子来了。

喂！看官们，看我这没头没脑的忽然叙了这么一段强盗打劫的故事。那个主使的甚么凌大爷，又是家有铜山金穴的，志不在钱财，只想弄杀石室中人，这又是甚么缘故？想看官们看了，必定纳闷。我要是照这样没头没脑地叙下去，只怕看完了这部书，还不得明白呢。待我且把这部书的来历与及这件事的时代出处，表叙出来，庶免看官们纳闷。

话说这件事出在广东，我闻得各处的人都说广东强盗多，广东果然强盗多。这句话我也不能代广东人讳。但是大凡做强盗的人，无非是些无赖、地痞、亡命少年，从没有坐拥厚资，名列搢绅，也去做强盗的道理。然而这件事却是一个坐拥厚资的人去做强盗，并且这个人虽然不是甚么阀阅名门的子弟，却也是纳监读书，充做书香人家的人。似他这等人也做了强盗，岂不是一件奇事？并且这件事出在本朝雍正年间，这位雍正皇帝，据故老相传，是一位英明神武的皇帝，于国计民生上十分用心，惩治那暴官污吏，也十分严厉，并且又明见万里，无奸不烛。至今说起来，大家都说是雍正朝的吏治是顶好的。然而这个故事，后来闹成一个极大案子，却是贪官污吏布满广东，弄到天日无光，无异黑暗地狱，却不迟不早恰恰出在那雍正六七年时候，岂不又是一件奇事？要知道这件奇事的细情，待我慢慢一回一回地表叙出来，便知分晓。

## 第二回 广源店股东拆股 马鞍街星士谈星

却说广东素称繁盛之区，向来商贾云集，百货流通。从前海路未通，往来北省的人，多是取道江西。这江西与广东交界的地方，有一座南雄岭。这南雄岭是广东省南雄州所属的地方，过往之人，都要在此地经过，因此朝廷就在这个所在，设立税关，征收关税。南雄地方，就成了个南北通衢，客商辐辏。那些多财善贾之流，多在那里开行设店。

内中单表一家绸缎铺子，招牌是“广源”字号。这“广源”是郎舅两个合伙开设的，一个姓梁，名叫朝大，一个姓凌，名叫宗客，都是广州府番禺县人氏。这凌宗客就是梁朝大的妻舅。郎舅二人，情投意合，生意也十分茂盛。后来宗客在别处发了一笔大大的横财，先就回到省城去安闲度日，所有南雄生意，都归与朝大经管。不料，乐极生悲，这凌宗客发了大财之后，安享得没有几时，就呜呼哀哉了。遗下一子，名叫贵兴，表字祈伯，向来下帙读书，纳粟入监，以为考乡场地步。此时丁了忧，正好庐墓读礼。谁知过得年余，梁朝大在南雄也一病身亡，朝大两个儿子，长名天来，次名君来其时正在番禺谭村居住。一朝得讣，不必说，自是星夜奔丧而去。到得南雄，料理丧事已毕，细查近年生意，却是日见清淡。兄弟二人商量：“母亲年纪已高，我们不便远离，设店在此，没人经管，也不成事。凌表弟他向来读书，未必肯来经理，不如写信通知与他，请他来此，眼同盘顶与

别人。盘出多少现银，我们照老股公摊，一来免了这头牵挂，二来得了现银，我们回到省城也好再图别业，想凌表弟也未必不肯。”商量定了，就写了封信，去通知凌贵兴。

贵兴得信，果然来了，兄弟两个再把上项主意诉说一番，贵兴也点头应允。当下三人定了主意，就招人盘受，不多几天，交易都算清了，自然都是二一添作五地分了。只剩下二十四个玉石花盆及一堂花梨木椅桌，因为议价不合，还没有受主。天来同贵兴商量道：“我们不能为了这两样东西，只管耽搁，好在这个大家都用得着的，不如我们两家分了吧。贵兴道：“好好的全副东西，分散了就可惜了！不如我们两个投票估价，出得价高的，拿出钱来，拿了东西去，拿不着东西的，可得了那价钱，岂不是好？”天来道：“表弟高见不差。”于是两人各各写了投票，交了出来，邀了证人，当众拆开，天来出的是一百零五两，贵兴只出了八十两。天来马上就兑了一百零五两银子，亲手递与贵兴。贵兴不觉后悔起来，对天来道：“这两样东西，弟倒也心爱，只因一向在家读书，不知物价，所以出得贱些。如今我多加五两，共作一百十两，请表兄让与弟用如何？”天来本是无可无不可之人，当下正欲答言，尚未开口，那旁边一个做中证的老伙计道：“这可使得！当众投票，是极公正之事。此刻票已开了，又来加价，起初又何必投票呢！倒是当面讲价的好了。与其开了票之后再再加价，又何必开票呢，不是徒然多此一举么？并且凌世兄当面加得，梁世兄自然也当面加得，倘使梁世兄也是心爱此物，也加起价来，岂不成了个争端么！依我看来，还是依投票之价，梁世兄得去为是，免得因此些微小事，你两家中表起了争端。此是老夫愚见，依与不依，听凭你们二位尊裁。”众人齐声道：“老丈之言甚是。倘不如此，我们今天承邀作证人，

也是白白多此一举了。”贵兴迫于众论，不得已接了天来银子，快快不已。当下诸事停当，表兄弟三人，一同买舟返省。天来兄弟自回谭村不提。

且说贵兴与天来分手之后，只叫家人雇人挑了行李回去，他自己却散步街头。偶然走过马鞍街，只见一家门首围着许多人观看，贵兴抬头看时，只见那家门首挂着一面簇新招牌，写着“江西马半仙，专参六壬神课兼精命相阴阳地理”十九个字。贵兴看罢，心中暗想：我向来在此走过，未见有此，想是新到的，何妨前去领教他一回呢。想罢上前，分开众人，走到门内。只见屋内摆着一个课坛，上面坐着一人，头戴瓜皮小帽，身穿蓝布长衫，外面罩着一件天青羽毛对襟马褂，颈上还围着一条玉蓝绦子硬领，黑黑儿瘦瘦儿一张尖脸，嘴唇上留着两撇金黄色的八字胡子，鼻子上架着一个玳瑁边、黄铜脚的老花镜。左手拿着一支三尺来长的竹旱烟管，嘴里吸着，鼻子里一阵一阵地烟喷出来。右手拿着一柄白纸面黄竹骨的折迭扇，半开半合，似摇不摇的，身体在那儿晃着。隔着那眼镜上的两片水晶，看见他那一双三角眼睛，一闪一闪的，乍开乍闭。贵兴向前拱手道：“先生请了！”马半仙听见招呼，连忙呵了一呵腰，左手放下烟管，把鼻子上的眼镜除了一除，嘴里也说：“请了，请了。”一面说着，也向贵兴打量一番。只见他生成一张嫩白脸儿，滴溜溜的一双小眼珠儿，薄薄的嘴唇儿，高高儿的颧骨，露露儿的鼻孔。头戴细黑布的瓜皮小帽，上头缀着个核桃大的蓝帽结子，帽檐上面，却缀上一块天蓝宝石的帽准，身穿细机嫩蓝布长衫，手执一把宫扇式的纨扇，脚上蹬一双挖花京式素鞋，那鞋底儿足有一寸多厚，举止浮动。打量过了，心中早有了主意，一面低下头来，在桌子底下拉出一把椅子来，说声：“请坐。”贵兴也

不谦让，就便坐下，嘴里说道：“先生敢是初到敝地，难得多才多艺，特来请教算一个八字。”马半仙道：“如此请教贵造。”贵兴便把生辰八字一一告知。半仙戴上眼镜，提起笔写了出来，起了四柱，侧着头看了一会，又轮着指头掐了一会，放下笔来，除下眼镜，捋了捋胡须，打了一声咳嗽，双眼望着贵兴道：“贵造是一个富贵双全的八字，小弟在江湖上代人算命已有二十多年，似这般八字，却也不曾遇过几个。还记得十五年前，小弟到北京去，有人拿了一个八字来算，我算得他非但富贵双全，并且才兼文武，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。只有一件奇怪，他到了晚年，有一步运，遇了七煞阳刃，据飞星划度算去，恰好那两年，又是丧门、披麻、亡神、白虎、暴败、天狗、天哭等星宿，应该不得善终，要过刀而亡的。然而好的我就依书讲命，一齐说了，到了后来那一步运，我只得说是恐怕要有点小耗失，起居出入要谨慎些。你想我们江湖上人，只这句话就是教人趋避的了。然而算的时候，我可并不知道是哪个的八字，到后来方才有人告诉我，说是年羹尧大将军的八字。那时我自己还不相信，怎么象年大将军那样荣华富贵，会过刀而死呢？这个八字一定算得不灵了，一定是我的工夫不精了。谁知康熙皇帝驾崩了，如今这位雍正爷登位不多几时，就把这位年大将军给杀了。那时小弟才敢自己佩服自己，一点儿也不曾算错。今日看了贵造，功名富贵虽然未必及得到年大将军那样，然而不是恭维的话，这状元、宰相、封侯伯，是逃走不去的，并且越到晚运越好。不说别的，就是这日坐文昌，主生贵子这一层，那晚运是不必说的了。据这么看去，贵造比年大将军还高得十倍呢！”

一席话说得凌贵兴手舞足蹈起来。问道：“请先生批个大



批要多少笔金呢？”半仙道：“据贵造而论，一生事业不少，一个大批，说不尽许多，不如批个成本的好。”贵兴道：“就批个成本，不知要多少笔金？”半仙道：“小弟这里的规矩，平常人来算，批成本是五钱银子。若是大贫大贱的八字，我算出了，就一文不要，送他一本，等他好趋吉避凶。要是大富大贵的命，也要叨光酌加一点，我可是不争论的，只看来人器量如何。俗语说的好，‘量大福大’，我也不必争，那大量的人，也断不会难为我的。”贵兴拍手道：“好好，我就送你一两银子笔金，费心同我批个成本，但不知几天可以批得好？”半仙道：

“批成本的，不是含糊可以了事，先要考定太阴、太阳、经纬，追究胎元、胎息，参考七政、四余、飞星、划度，还要装地盘神煞，考查流年小限，以断定一生衣禄。大约十天之后，方可应命。”贵兴道：“不要紧，就是十天。十天之后，我叫人来取就是了。”说罢，送上一两笔金。半仙也不推辞，就便收了。又说道：“倘不见弃，小弟还当奉赠一相，是不取相金的。”贵兴道：“先生真是多才多艺！招牌上还有阴阳地理，想必也是高明！”半仙道：“不敢！小弟在家乡时，单就因为看风水看的灵，因此人家送与小弟一个浑号，叫做‘钻穿石’……”半仙还要再说时，忽见一个小厮走来对着贵兴请了个安，道：“大爷回来了，为何不到家里去？隔壁陈大人来拜候呢。”贵兴听了，便立起来辞了马半仙，带着小厮回去。不知陈大人是甚么人，来拜贵兴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